

## ◆ 每周一星



## 肖国芳

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系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未央区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未央区委《未央统战》杂志编辑。

30多年来,先后在国内各类报刊杂志刊登小说、诗歌、散文、通

讯、评论400余篇。其散文《延河在我心中流》2012年11月获得西安市老干局征文二等奖;散文《信仰依然神圣》2014年10月获得西安市职工素质建设工程征文大赛三等奖;散文《两学一做老干部谈感受》获得2016年西安市老干局征文二等奖。与张鹰、马宇合编的37万字的《未央故事》一书已经于2016年出版发行。14万字的史料作品集《未央区属工业记忆》已经由未央区政协编撰,于2018年印刷出版发行。征文《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在西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2021年庆祝建党100周年征文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 陕西职工作家列传(26)

## 回家

华山分厂坐落在渭河边,地处古城西安草滩镇北边。它紧靠着奔腾不息的渭水,是草滩地区最大的军工厂。

我和家人在华山分厂生活了50多年。“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草滩的草、树、花、叶子都值得人珍惜。这里的天气是大自然的真气、灵气,也是我们人世间的风气、烟火气、五谷之气。每次从外边回来,我就会到郊外的田野,沿着阡陌田垄走一走,踩着松软潮湿的泥土,感到非常舒服妥帖,踏实安然。

平时我最喜欢听的就是萨克斯音乐《回家》,它声音悠扬、清亮,因为缥缈缠绵的意境,一种真实感直冲而来,又延伸而去,带给我憧憬和遐想,由此便把心灵的感悟化作文字……

始建于1957年的华山分厂,隶属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西安北方华山机电有限公司。原名叫803一分厂,对外称77号信箱,后称西安华山机械厂装配分厂。华山分厂前身为草滩兴建的军工靶场,是在原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所试验场的基础上,于1966年在靶场范围内扩建发展起来。华山分厂远离市区,是一个军工企业。建厂初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名建设者,凭着对军工业的追求和热爱,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硬是在一片杂草丛生、风沙弥漫、蛇虫出没的盐碱滩上,建起了自己的工厂,为共和国的军工业矗立起一座丰碑。

六十多年前,草滩镇是一片“水来成河,水去成滩,雨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盐碱盖地面,庄稼不生草”的土地。它以远离城区、人迹罕至的区域“优势”,让华山机械厂的靶场落户于渭河荒滩。华山分厂和附近的草滩镇一村、二村及柳林村互为邻居,生活来往频繁。许多工农和谐的故事,至今人们仍记忆犹新。

曾记得每当收获麦子的夏季到来,分厂都会组织安排职工到草滩帮助农民收割麦子,运送货物。在农村用电高峰期,分厂会大力支持村里的抗旱工作。酷热的天气里,工人、农民一起挥汗如雨搞夏收的场景比比皆是。而当时分厂的学生往返于草滩小学、柳林小学和市五十八中学之间,读书学习也经常受到村民们的照顾。记得有一年冬天,草一村饲养棚突起大火,分厂不少工人前去救火。笔者当时只有10多岁,也在其中,当时大家奋不顾身,团结协作共同灭火的动人场面以及分厂工人和草滩农民真挚的兄弟情谊,让人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遥望着分厂福利区排排高大整齐的楼房,条条平坦宽阔的水泥路面,棵棵充满生机的参天杨树和那高耸矗立的工人俱乐部……有谁相信,5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野草丛丛、野鸟群群、野兔堆堆、杳无人烟的荒凉之地呢?

远处北城学校的校园不时传来欢歌笑语,使人感到那么亲切、留恋和羡慕。记得70年代初时,曾经发生过一件事,那时分厂的学校还临建在一所军营中,距福利区有三四里。由于住在这里的战士们搬走了,我们就在这平房上课,大家都习惯称它为老子校。这

里离靶场很近,老师和家长们经常叮嘱我们注意安全。有一次我们正上课时,突然听得“嘶”的一声,教室外落下一团冒着火和烟的试验弹头,直击在教室墙壁上,发出吓人的嘶嘶声。教室里的玻璃都被震碎了,后来才知道是某单位打靶时出了差错,试验弹偏离了方向,恰巧落在学校教室外面,幸好没有伤到人。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在学生家长、老师、职工和上级领导的关心下,我们的新学校终于建在了分厂福利区的南端。当我们告别了那潮湿、阴暗又不安全的平房,搬进窗明几净的新教室时,有的同学幽默地说:“那发炮弹真难忘……”

1975年的秋天,接连几天大雨不断,护厂河的上游——皂河泛滥,它涌进了小河中,使护厂河水顿时汹涌澎湃,很快河水将厂前区淹了,紧接着河水又逼向福利区。很多职工家门口堆放着装满泥土的草袋子,父亲、哥哥和厂里的工人们一起抗洪两天两夜。我和同学们则躲在教室中,每天唯一的愿望就是洪水早日退去,我们好开学上课。之后洪水终于退了下去,再后来听父亲讲,上级拨了专款并制定了兴修上游护厂河的工程。从此,再没有听说洪水侵袭分厂福利区。

望着那所挺拔高耸的分厂医院,感激之情油然而生。80年代中,我的母亲、哥哥因患出血热,先后住进这所新盖的医院。由于发现及时,得到了迅速治疗。他们住院时,我每天陪伴着,心中也默默庆幸着——幸亏有了这所医院,为多少职工家属和当地的农民解除了痛苦。另一方面我惋惜着,在此之前又有多少人因病耽误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有一个低两级的同学也是因早几年患出血热,过早离世。我多少次叨唠着:要是没有医院和那些忠于职守的大夫和护士们,恐怕我的家里早是“遍插茱萸少二人”了。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叫人深有所感。过去看电影得坐车和骑自行车进城去,几十里路的颠簸使人把看电影的享受心情抛在九霄云外,如今分厂早有了自己的电影院;宽广平坦的西三路建成,大大缩短了进城时间;过去游泳只能到渭河鱼池去,既不卫生又不安全,如今也有了自己的游泳馆;过去这里只有几个售货员的小商店,买什么都得进城,如今盖好了商品楼,也有了超市,夜晚和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到了夜晚,站在护厂河的桥头眺望分厂福利区,但见灯火辉煌,星光灿烂,犹如一个繁华的小城市……

一个人走在幸福公园的小路上,这里虽然没有高楼大厦的拱护,没有南来北往的汽车,没有城市街道热闹非凡,却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孤独和无聊,反而有一股享受生活的幸福感。

当我再次去寻找往事,寻找记忆时,却再没能找回悄悄流逝的时光。然而在记忆中,它永远是我人生中难以忘怀的小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在路上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每个足迹,都在路上刻下深深的伤痕;每粒泥土都滋滋尝尽生活的历历辛酸。我终于明白了小路通无尽头,久远无源。

小时候过年,最令人兴奋的事情,莫过于村里扶秋。家乡人将扶秋简称“扶”,管扶秋叫“打扶”,管搭建扶秋架子叫“扶秋”。秋扶起来,年气才变得浓烈。

扶秋一般在大年三十进行。七八个壮劳力从生产队仓房拉出木椽和麻绳,便在村子街道中间忙活了起来。木椽一定要用上好的松木,松木椽结实挺直,搭的架子才会稳固牢靠。扶秋人先挑选出三根木椽,一根作为横梁,两根作为立柱,再将木椽捆扎固定成秋架,并将秋绳绑在横梁上。接着在街道两边各挖一个一米来深的小圆洞,将秋架的两个根脚对准圆洞,一部分人分别扛扶两根立柱,一部分人分别拉拽两根秋绳,秋架便会慢慢立起。用剩下的木椽分别从两边对秋架进行支撑加固,再在秋绳下端绑上一块一寸厚的脚踏板,才算大功告成。

秋从大年三十扶起,一直到过完正月十五才拆除。这期间,全村人谁想玩都可以去玩,但打扶的高潮通常在大年初一。吃罢年夜饭,全村男女老少都会聚拢到扶秋前,或一展身手,或跃跃欲试,或呐喊助威。人们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大年初二起,大家开始走亲戚待客,打扶的人就多时少了。

## 秋千上的大年

□张志兴

秋架大约有五六米之高,看着都让人眼晕。小孩子坐在踏板上,大人推着来回晃荡,那只能叫作体验。真正的打扶,是属于勇者的游戏。玩者要双手紧抓秋绳,双脚踩在踏板上,身体一蹲一起,双臂一收一撑,秋千才会越来越高。

我们村打扶最好的要数拴虎。只见他轻轻一跃便上了踏板,也不需要旁人推动,身子狠劲往下一蹲,秋千便荡了起来。随着他身体一蹲一起,胳膊一收一撑,秋千迅速越过了大家的头顶。拴虎的身影每次从眼前闪过,都带着呼呼风声,同时秋架也被他拽压得嘎吱作响,看得人心惊肉跳。很快拴虎的脚跟就超过了树梢,秋绳也几乎与地面平行。大家目瞪口呆地从地面上仰望着拴虎,拴虎则得意洋洋地脸朝下俯瞰着大家。有人喊:“不敢再打了,再打就翻过去了。”

谁知拴虎却耍起了花子,他在秋千上转了个身子,然后再转一个身子,突然间一只脚离开了踏板,在空中做起了动作。大家正惊愕时,却看见有一个东西如出膛的子弹,瞬间飞出去老远。原来是拴虎的新鞋掉了。人堆里骤然爆发出一阵哄笑,刚才的紧张气氛稍稍有些缓和。拴虎放慢

了躁踏的节奏,秋千一点点落了下来。大家跟拴虎开玩笑:“你这回摔掉鞋子了?幸亏是你的鞋飞出去了,要是你人飞出去,恐怕你就成卫星了。”拴虎晒然一笑:“我那是故意的,就是逗大家一乐。”

我那时年纪小,胆子更小,但也抵挡不住秋千的诱惑,常会在人少的时候爬上去玩一阵子。我站在踏板上,在小朋友的帮助下将秋千一点点荡起。虽然打得不高,但低头看着越来越远的地面,听着耳边呼呼啦啦的风声,既害怕又兴奋。尤其当秋千到达了顶点,在空中停留的那一瞬间,更是让人飘飘欲仙。

春节打扶的习俗起于何时已不好考证。据说打扶游戏源于远古时期人们的生产劳动,那时人们为了拿取高处的食物,便抓住藤蔓将身体荡上去,后来逐渐演化成今天的秋千。秋千最早叫作“千秋”,后来为了避皇帝的讳,才改称“秋千”。家乡人在春节时打扶,大约是取其千秋万岁、长久久远的吉祥寓意。

如今过年,人们的娱乐方式比过去多多了,但我还是深深怀念过去那种全村人聚在一起,同玩一种游戏的欢乐时光。(单位:引信研究院)

## 写春联

□李淑俐

记得有年腊月二十八晚上,下着鹅毛大雪,大伯家的门“嘎吱”一声响了,进来一位头戴棉帽,身穿黑蓝色棉服的男人。他抖了抖肩上的雪花,搓了搓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红纸对大伯说:“叔呀,你看我这就忙糊涂了,明天一早要回村里陪老娘过年,才发现春联还没给老娘准备好。叔,麻烦您给写上两副。”大伯听后,二话不说,穿鞋下地,来到桌边,将大红纸按照书写字数裁好,轻折好,左手按住红纸,右手提笔凝神、手腕微沉、笔尖轻扬。瞬间,刚劲有力的“春满人间欢歌阵阵”几个楷体大字便流淌在红纸上。

写完一联,大伯拿起轻轻一吹,让墨迹干掉,再写下一联“福临门第喜气洋洋”,最后写横批“五福四海”。全部完成后,大伯小心翼翼地边卷春联边对男人说,再送你个“福”字吧。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已经写好的、大大的“福”字,递给男人,他满心欢喜地连声道谢,非常爱惜地连同春联一起揣回怀里。不用问,我都明白,这又是大伯看他有孝心,即便他的红纸不够,用自己买的纸也要帮他写个大

福”。就像大伯常年给五保户王大爷家写春联一样,大伯常说:“帮助别人,才会快乐自己。”随之,我的脑海里也出现了男人把红纸黑字的春联往娘家的门框上一贴,顿时生出一派盎然春意,透着喜庆、吉祥,一家人围坐一起,灯火可亲的样子。

空闲时,大伯也会毫不吝啬地给我们传授书写心得。大伯说:“写毛笔字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写,都要端正姿势,五指握笔、掌虚指实,写每一笔都要中锋用笔,横竖撇捺必须笔笔到位,不能潦草、不能一划而过,还要悬肘悬腕。只要有恒心、有耐力,好好练习,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长期坚持,定能写出一手好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如今又到腊月了,在印刷品春联漫天飞舞的时代,大姐继承了大伯的光荣传统,继续弘扬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常义务写春联。而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过年不再是期盼,只有大伯写春联的样子尘封在记忆深处,油然而生的是对亲人的思念。瞬时,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单位:陕煤运销集团)



天高林立 张成林 摄

## 故乡的水井

□姚震

从前  
 辘轳声声  
 桶里日月长  
 井边家长里短  
 笑语飞扬  
 故事在晨昏里奔走  
 随炊烟飘散

后来  
 归人来不及掸去风尘  
 跪在井边  
 掬一捧水  
 甘冽入肠  
 泪目处  
 山河黄昏  
 镜中少年远  
 (单位:洛南县垃圾处理厂)

## 山塬雪

□罗锦高

这里是雪雾披裹的故乡,是梦幻般的家园。我来到山塬坡地,已如浮游到云里雾里。回望来路,土疙瘩台阶像被抽掉了,嘈杂声早已抛远。风撕扯着雪,雪搅着雾,清新的寒气呛人,也足以逼走肺腑内的污垢。咯吱咯吱的踏雪声,很快被窸窣窸窣的飘雪声淹没。山高风硬,雪的颗粒也硬,扑面蜚耳,冰凉生疼。

我的到来,似乎惹恼了山野,白色精灵铺天盖地地围裹着我。这里的雪花不像是从半空中飘落的,而是从山谷间翻涌上来的。山塬雪是自由的,没有什么框范。不像城里的雪,被高楼隔着、被街巷框着、被行人车辆碾踏着,一脚下去,硬邦邦地踩滑板,非得提心吊胆不可。而眼前的雪,仿佛有根,扎进了泥土里,任你抬脚踏步,翻身打滚。

来到一片树林,树干和树杈都成了阴阳面孔,一半披粉挂白,那是西北风贴上的标签;另一半潮湿黢黑,流淌雪水。冷不防一阵惊叫,扑腾声冲向树梢,抖落团团的雪,继而是簌簌的雪霰。我愣怔停步一瞅,原来是几只山鸡在扑腾。它们的惊恐反而舒缓了我剧烈的心跳。它们在雪地上拖出几

串竹叶似的爪痕,如同在素洁的纸上不经意抒写的诗行,让我读出了一片空灵。树林灌木因雪光显得更加旺盛而明朗,枝蔓纠缠的白莲,暗暗与琼枝玉蔓较劲。

山塬整个睡着了,核桃树在梦中伸展困倦的腰肢,唯有树底几枝蜡梅悄然醒来,尽管枝条染冰雪,低首蹙眉地闪烁,但毕竟是暖色调的亮点。几声梦呓般的鸟鸣传来,又沉溺下去,要不是迎面而来的铃铛声,我还真以为和山野处于梦幻之中。浮现的一团白影,原来是只山羊,拖着半拉子被挣断的草绳,啃吃着路旁的树皮。

雪雾来得快,退去却慵懒。隐约之间才勉强显出山峦的轮廓,远处褐色的峰巅,正在迷蒙中发芽。几片雪花悠闲地扬着,沟沟峁峁、高低起伏的银白逼人的眼睛,震慑人的脚步。山峦凌厉的脊梁,挑起大幅度夸张的曲线,一群鸟儿,在这曲线的背景下,投向苍茫之中。

坡底沟道旁,是几户农家屋子。它们被厚雪压低了屋檐,像还没有完全张开的蘑菇,耳鬓厮磨地挤挨在一起。参差的篱笆墙,早已白了许多

口子,只是间断地横着线条,几只鸡在线条内外踱着步。

屋顶炊烟起来了,起初是一股黑烟,慢慢变成灰白,猛然间扭弯了腰,被崖畔上的枝丫丫丫抓了去。屋子内柴炭剥木的声音传了上来,让山野更加空旷。崖畔上的两孔土窑睁了眼,早已是白须白眉白须。那垂挂的白须,想必是辣椒、玉米棒之类。独轮车在窄窄的道上行进,推了一车装着山货的蛇皮袋,旋上窑窑的村道上,等烦了的小四轮突突一阵尖叫,撕破了山塬的沉寂。如今,山塬人家的日子过得宽展了,大多从窑洞内挪出窑洞外,从窑洞外的厦子房,再搬向紧挨村道的两层水泥房。白瓷墙、玻璃窗,门楣金字赫然扎眼,映照瑞雪的光彩。

年年岁岁,踏过几场雪,踩过一个又一个冬天。雪是岁月的天使,时光的叠音。

人踏雪有声,却很难留下印迹;雪踏人无声,却极易留下履痕。它来得轻巧去得也飘摇。雪花是来自苍穹的鞭影,催树,树杨花;催马,马奋蹄;催人,人赶路。(单位:临潼区广播电视台)